

◎主編 叶嘉莹
◎編著 张秉戌

纳兰性德词

新释辑评

谁翻乐府凄凉曲

风也潇潇

雨也潇潇

瘦尽灯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萦怀抱

醒也无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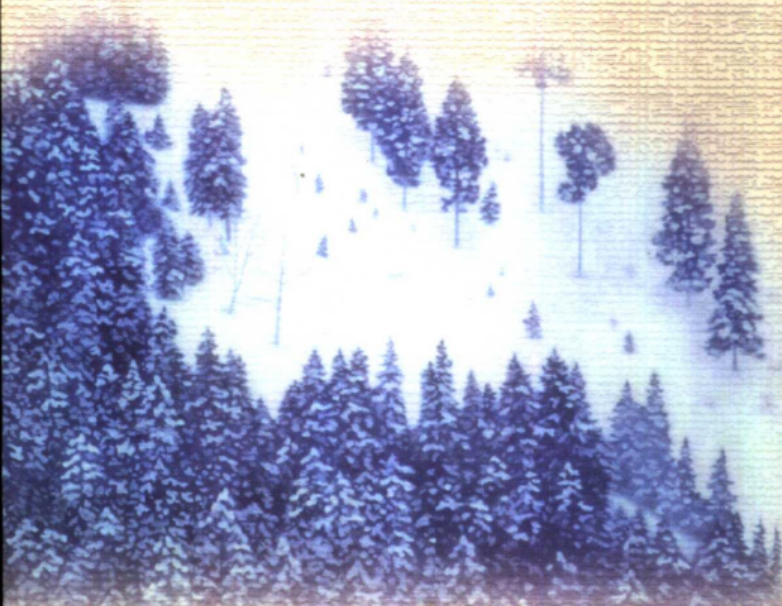
醉也无聊

梦也何曾到谢桥

中国书店



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
■责任编辑 ■ 陶 农 陶 玮
■封面设计 ■ 胡建斌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纳兰性德词

新释辑评

■ 张秉戌 编著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中国书店

责任编辑：润农 陶玮

封面设计：胡建斌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

张秉戌 编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西街57号

邮编：100052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顺义向阳胶印厂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518千字

印张：19.375

印数：0001—5000

书号：ISBN 7-80663-004-X/I·194

定价：34.00元

敬告读者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叶嘉莹

副主编

母庚才 顾之京

编委会成员

叶嘉莹 母庚才 顾之京 鲁杰民 马建农 恩亚立 陶 玮

张 红 张 华 黄进德 杨敏如 姚守梅 刘扬忠 邱少华

王双启 朱靖华 饶学刚 王文龙 饶晓明 徐培均 钟振振

王 强 陈祖美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刘乃昌 王兆鹏

欧阳代发 高献红 赵慧文 徐育民 吴庚舜 吴明贤

张秉戌 程郁缀 严迪昌 卢兴基 安 易

总序

早在两年前，母庚才先生与顾之京女士二位教授，联袂来天津南开大学相访，与我谈及拟编辑此一套丛书之计划。我以为他们的构想极好，故曾表示支持赞同。但对于他们拟邀我担任主编之要求，则因我之才能、精力、时间，皆有所不逮，所以婉言谢绝了。及至今年春，他们二位又再度来津，重新提起要我任主编之事，在力辞不获之情况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目前此一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他们又嘱我为之撰写序言。于今执笔之际，实有喜愧交并之感。所愧者自然是对自己忝窃虚名的惭怍，所喜者则是行见此一丛书之出版，定将对今后词与词学之研究作出极大之贡献。而我所谓“极大之贡献”，则与母先生及顾女士二位最初所拟具之编选内容及体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就将对此两方面之特色，略加序介。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丛书之编选，可以说是大致囊括了从晚唐以迄清末的足以代表各种风格与流派的重要作者，基本反映了词的历史发展脉络。首选温庭筠，为《花间集》所辑选的第一位词人，在早期从事于词之创作的唐代诗人中，温氏所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所使用的词调也最广，是奠定了词之美感特质的第一位作者，自当取冠卷首。为专集之一。冯延巳词较温庭筠之意境更为深美，极富言外之感发，固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拓开北宋一代风气。为专集之二。继之以南唐二主。中主词亦富兴发之感，有言外之远韵；后主词则“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是使得词体自歌辞之词转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个重要突破。为专集之三。柳永词则以其对俗曲音乐之

娴熟，及其铺陈叙写之才能，不仅为词之长调的写作开出了广大的途径，而且更以其落拓之身世，一变五代令词中所写的春女善怀之思，而写出了矢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对词之形式与内容都作出了重要的拓展。为专集之四。大晏及欧阳二家词，一方面既受有南唐词风之影响，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及修养自开境界，大晏之明丽和婉，欧阳之豪宕沉着，分别使得五代以来之令词，在北宋初期获致了更为丰美之成就。为专集之五及六。晏几道词为歌辞之词的一种回流及新变，不似大晏、欧阳之以意境胜，而以秀气胜韵超越乎教坊艳曲之外，固正如黄庭坚氏所云“可谓狎邪之大雅”，为专集之七。苏轼词则更以其诗文馀事，为小词别开天地，一洗绮罗梦泽之态，而表现了天风海雨般的逸怀浩气。为专集之八。秦观虽为苏门才士，但其为词，则并未受苏氏之影响，而是以其个人所独具的纤锐善感之心性，写出了既不同于《花间》，也不同于北宋其他各家的，别具凄婉之致的词篇。为专集之九。与秦氏时代相近的词人贺铸，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对之大加称赏，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对之极为贬抑。其所为词是否有屈宋楚骚之深意，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作者。为专集之十。周邦彦词富艳精工，集北宋之大成，又妙解音律，既可制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有勾勒铺陈之妙，为南宋词开出无限法门，自是关系词之演化的一位重要作者。为专集之十一。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于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为专集之十二。陆游词驿骑于苏、秦二家之间，颇具逋峭沉郁之概，可谓风格独具。为专集之十三。辛弃疾以英雄豪杰壮志不遂之悲慨发而为词，故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周济称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固是确论。为专集之十四。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沈义父称其“清劲知音”，在词中别开宗派。为专集之十五。刘克庄颇有豪气，学辛词而缺少沉郁之致，但其“以文为词”之作风，亦不失为

词中之一流派。为专集之十六。吴文英词意境幽邃，词笔丽密，周济称其“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为专集之十七。王沂孙身历南宋之亡，故其为词常不免有麦秀黍离之感，托意深婉，遣辞工雅，周济称其“思笔”“双绝”，可以为“入门阶陛”。朱彝尊《词综·发凡》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王沂孙者，真可谓宋季之代表作者矣。为专集之十八。以上自晚唐五代，以迄南宋之末季，所辑专集十八种，作者十九人，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词体在此一漫长的发展演进之路程中的主要流变及代表作者。

至于元、明两代，虽然不以词称，名家极少，然亦有不可没者，即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生于盛衰激变之时代，亲历国家之覆亡，盖正如清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所为词，无论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类皆能于其所赋写之情事以外，别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约之致，自为两宋后之一大作者。为专集之十九。降及清代，号称词之中兴，作者既众，流派纷起，本丛书之编辑盖以五代及两宋之主流大家为主，于清人之词未及备载，乃但录其具有明显之特色者五家。纳兰性德独具纯情锐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王国维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颇能摆脱传统旧习，为专集之二十。徐灿为清初之著名女性词人，评者多以李清照为拟比，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馨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作出了极大开拓。为专集之二十一。史承谦籍隶荆溪，原属阳羨一派之词人，然其所为词，则能于阳羨派之豪健以外，别具幽凄之感。严迪昌先生撰《清词史》，称之为“界内新变”。其“雅丽”之词风，与浙西词派颇有暗合之处。夫阳羨派之宗主陈维崧，及浙西派之宗主朱彝尊，固为清词之两大作者，然而其词作浩繁，本丛书一时未能将二家之词集全部辑入，于今既有史承谦一家之词，亦颇可见两派词风流变之一斑矣。为专集之二十二。顾太清为本丛书所选辑之第三位女性词人，顾氏在意境方面虽

不能与徐灿之苍凉悲慨相比，然其感觉锐敏，用笔深细，往往能在日常景物情事中，写出常人之所未见，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自是女性词人中之一大作手。为专集之二十三。王国维为一代学人，生于清末民初海运大开新旧文化激变之时代，早年曾一度从事于词之创作及评赏，其为时虽短，但其所成就颇有突破传统之处。更因其天性忧郁，好沉思人生之问题，又曾研治西方哲学，故其词往往有哲理之思致，在词之传统中独辟蹊径。正可做为结旧开新之一种启示。为专集之二十四。

早在十八年前，当我与川大缪钺教授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在《前言》中已曾言及要以具体词作展现词之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个别之词人与词作之评赏，只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而“史”的叙写，则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只不过当年缪先生与我所作出的，还仅只是限于对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之评赏而已，如今则此一《丛书》之辑录，则是大体上涵盖了词之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流派与风格的重要词人之全部作品，正如在词之领域中，建出了品种繁多、木繁枝茂的一片沿历史踪迹而前进的广苑长林，既可供个别之观赏，又可供历史之研究，其有功于词学，自不言而可知矣。

以上还不过是仅就此《丛书》的内容言之而已。若更就其体例而言，则其所编录者实更重在每一册专集的“新释”与“辑评”。编者对于每一册专集之撰著者所提的要求，是要在严谨的考证、整理之基础上，吸收大量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研究成果，对所

选定之词人的作品进行分类、编年，并逐词注释、讲解、辑评，并力求融贯中西，自建体系。也就是说此一《丛书》中的每一专集，都各自代表了此一词人之作品、自其编订成集以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工作，其所获得的实在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成果而已，同时也展现了每一位词人在历史长流中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其所反映的乃是文学在被接受的历程中之各种复杂的情境，是一种立体性的多面性的文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而言，此种所谓对“接受过程”之研究，固正为今日文学工作者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本丛书的编著体例，则可以说是恰好为此种“接受过程”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结古开新的基础。然则此一丛书之编撰体例，其有功于词学，自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最后我还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此一册丛书所邀请的每册专集的撰著人，不仅都是当今词学界的重要学者，而且若推原其学术源流，更是包罗了现当代的几位词学大师的众多重要传人，既美具而难并，更珠联而璧合。然则此一丛书之出版，固洵可称为词学界之一盛事也。只是我个人既在其间忝窃了“主编”之名义，而且更在本丛书最后一册《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的撰著中，忝窃了作者之名义。事实上在此一册专集的撰写中，我虽然参加了全程的研讨，但真正的执笔撰写人则是安易女士，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为序。

叶嘉莹

2000年11月1日

写于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前言

纳兰性德于清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655年1月19日）诞生在北京。本名成德，后避东宫允礽（小名“保成”，犯“成”字）讳，遂改性德。字容若，小字成哥^①，号楞伽山人（另有“未中”“鹤梨”之署名，见致张见阳纯修、顾梁汾贞观信）。

性德的先祖原是蒙古人，姓土默特，后灭纳兰部，占其领地，遂改姓纳兰，居叶赫之地，称海西女真。但在后金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中，海西女真几遭族灭。性德之高祖、曾祖辈均有被诛杀者，故纳兰氏与建州女真之爱新觉罗氏结有世仇。不过其后性德之曾祖金台什受到重用，形成纳兰氏与爱新觉罗氏即仇即亲的微妙关系。其祖倪迓韩随清皇太极、多尔袞争战，入关，为满洲正黄旗。其父明珠，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累加太子太师，为康熙朝权倾一时的首辅之臣。母觉罗氏，一品夫人。

关于性德的妻室问题一直有异议，今据赵迅先生新考以为他在娶正妻之前有颜氏为妾，后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娶两广总督尚书卢兴祖之女为正妻，二人恩爱情笃，但成婚只三年，卢氏便亡于难产，这对性德是一沉重的创痛，令其伤情彻骨，从此其词风也为之一变，所谓“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②几乎是无词不泪。继妻官氏，赠淑人。又有纳沈宛为妾之说，但目前尚多疑议。有子三，曰：福格（颜氏所出）、福尔敦（即海亮，卢氏所出）、福森（未详其出），女四，长适高其倬、次适年羹尧、三适马喀纳、四不详，可能是遗腹女。

性德天资早慧，好学不倦，博通经史，能过目不忘。工书法，又精于书画评鉴，有文武才。少年通籍，十七岁补诸生，十八岁举

顺天乡试，但以病未与廷对，遂益肆力于经济之学，熟读通鉴及古人文辞。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性德二十二岁殿试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从此步入仕宦之途。然而，他却抑郁终生，绝少开怀。在其任职的不足十年中，也只作了个“日常值班侍卫，掌引导奏事官及引见官员并稽查出入。遇皇帝出巡则随扈保驾，驻行宫则守卫戒备”^③的侍卫官。本来性德颇“有堂构志”，况且身为豪门公子，皇帝近臣，按说登要津、躐高位当是颇有条件的，可他生性不肯作那种“禄蠹”式的官僚政客，而侍卫生涯又与其志向相去甚远，形成深不可解的矛盾。因而他常常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之中，或有“山泽鱼鸟之思”，也无法实现。最后以三十一岁的少壮之年，即清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晦己丑（1685年7月1日），因“寒疾”而歿。

志怀高远，才华横溢，却“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④一代大才子之不幸的人生和英年早丧确是令人叹惋，甚可痛惜的！

作为生长于高门华阀的贵介公子，性德极珍重与妻室的恋情、夫妻情，又事亲至孝，这些颇为人称道的品格，自不须多说。值得一提的是身为一代权臣之子，他与一般贵胄子弟不同的是尤爱重友情，如其“生平挚友如严绳孙、顾贞观、朱彝尊、姜宸英辈，初皆不过布衣，而先生固已早登科第，虚己纳交，竭至诚，倾肺腑。又凡士之走京师，侘傺而失路者，必亲访慰藉；及邀寓其家，每不忍其辞去，间有经时之别，书札、诗、词之寄甚频。韩荃撰《神道碑》曰：‘或未一造门，而闻声相思，必致之乃已。’惟时朝野满汉种族之见甚深，而先生所友俱江南人，且皆坎坷失意之士，惟先生能知之，复同情之，而交谊益以笃。”^⑤特别是他营救顾贞观的好友吴兆骞一事，至今还被人们传为佳话。反之，他对那些“软热人”，对“翕热趋和者”，“辄谢弗为通”^⑥，可见性德品行甚高，不以势凌人，不以才傲物，对身处微贱，仕途不遇的小人物，总是相见以真，相待以诚。而对那些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则是深恶痛绝，绝

不往还。其仁爱之怀，珍重友情，又分明爱憎的一身正气，实在是令人深起敬意的。

性德被称为清初“满族第一词人”、也有称其为“第一学人”的，这些赞誉是否得当，兹不与论。不过从他短短一生所留下的著作来看，确是不能不令人惊叹其过人的才华和坚毅的品质的。他著有二十卷之多的《通志堂集》，其中赋一卷，诗、词各四卷，经解序三卷，文二卷，《渌水亭杂识》四卷（另有附录二卷）。又有《词林正略》（惜其未传），有考订、编辑之《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有《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又与顾贞观合作编选《今词初集》、《名家绝句钞》、《全唐诗选》等书。如此卷帙浩繁的著述而出自生年仅有三十一岁，又须是鞍马扈从宸游，纯属业余创作的青年人之手，难道不是使人惊异，令人心折的么！特别是他于词道颇有建树。他的词在他生前即刻本问世，产生过“家家争唱《饮水词》”^①，“传写遍于村校邮壁”^②的轰动效应。可惜的是其年事不永，他在词坛上要有一番大作为的志向不能全部实现，即如陈聂恒所云：“吾友容若，其门地才华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尽招海内词人，毕出其奇远。方骎骎渐有应者而天夺之年，未几辄风流云散。”^③这未始不是我国词史上的一大憾事！

《纳兰词》自康熙以来即有多种版本，初名《侧帽》，后改名《饮水》（详见本书“附录”，兹不赘语）。就中以冯统先生《饮水词》^④堪称足本，共辑词 348 首。其排列顺序前 300 篇依《通志堂集》，后 48 篇补遗则是按递补年代顺序。冯先生之整理、研究、校勘颇为精当，对于纳兰词的研究可谓功莫大焉。我曾撰写《纳兰词笺注》一书（1996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就是以冯本为依据，作了一些笺释、评介的工作。而现在这本《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又是在拙本“笺注”的基础上加工修订而成。不过我在编辑上与冯本不同，既不是按冯本之顺序，也不是以词牌编定，而是依内容题材和考虑到创作地点等原因，遂采取分类编排之形式。但在某一类中，有的是按词牌编定，如爱情篇、塞上篇、江南篇、咏史篇、杂感篇

等，有的则是按其内容编排的，如友情篇中举凡词人是为某一友人填写的词，即不分词牌，均统归在某一人之部分。同样，咏物篇亦如是，即凡词人所咏为同一物者，便集于一处。我之所以取这样的分类编写办法，一是我以为如此的划分可以将纳兰词的内容大体涵盖了，一是为便于读者更好地把握纳兰词的内容，便于读者的阅读和欣赏。因为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分类便于揣摩文章。”

《纳兰词》向以长愁伤感闻名，人称“哀感顽艳”，这虽不十分恰切，可也说明了他的词在内容与艺术上的基本特征。要知长愁多情，伤感幽怨，体味着人生的苦涩占据了他的大半生，而这种乏味的人生便使他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个性。因此，一部《纳兰词》正是他自己独特的生活、独有的心灵的悲歌，是他心灵的内视，是真情之流露。虽说他的词多是写个人哀怨的，这与朱彝尊、陈维崧等清初的几大家相比，其内容题材不能不说显得单薄和狭窄，而且其思想情调不免过于哀怨低徊，幽凄伤感，但是这并不削减他的词的价值，因为“写个人哀怨，即是一种社会内容”。^①词主乎情，它不可能像小说、散文那样去表现和干预现实，但是诗人之情又是一定时代下的产物，诗人真实地抒情，也就将时代的信息暗暗透露，将时代的生活作了折光的反映。所以，不妨说纳兰词之无限低徊，无边怅惋，其无终的幽怨和无尽的伤感，也是他所生活时代的一种曲折反映。惟其如此，人称一部《红楼梦》是时代的写真，那么一部《纳兰词》是其时代的吉光片羽，应该说也是未尝不可的。

性德曾说，“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作诗欲以言情耳”。^②说的是诗，其实于词亦然。故而他认为“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不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③又“尝谓桃叶、团扇，艳而不悲；防露、桑间，悲而不雅。词殆兼之，洵极诣矣”。^④所以他推崇李后主，“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⑤因为后主词能写真情，擅白描，超逸自然。南唐、北宋词大都真率自然，朴拙浑厚，很少典丽藻饰，较为适合其“艳”而“悲”而“雅”的标准。于是性德以自己的创作去实现自

己的主张。我曾在拙作《纳兰词笺注·前言》中将其词的艺术成就概括为“真纯、自然、深婉、凄美”八字。我所说之“真纯”，是说性德能写真意，抒真情，摹真景，说真话，绝无矫作，绝不搔首弄姿。在他的词里无论是情，是景，还是境，无不表现出“真纯”，所以这“真纯”正是他的词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词之所以具有永恒魅力的根本所在。“自然”则是指性德的词不刻画，不雕琢，不粉饰，纯任性灵，无论写景，还是抒情，都仿佛由肺腑流出，即所谓“明白自然，诚恳切实”^⑩。而“深婉”，是说他的词表现出深沉郁勃，含婉蕴藉的特色。至于“凄美”，是指他的词所显现出的美感特色与效应。其突出表现在，一是意象凄怆，一是意境凄惋。至今我仍以为此言不差。故读者可试参拙论于纳兰词加以赏鉴，这里不再多说了。

这本《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即将付梓，不过我心里还有几许沉重之感，所以还要说上几句。这就是当年拙作《纳兰词笺注》出版问世后，我便发现其中多有不妥之处，但是白纸黑字，已成定局，如欲更改则须再有机会了，因此我常自不安，心怀歉疚，深觉有事读者。孰知，去年中国书店出版社及叶嘉莹、母庚才、顾之京几位先生拟编纂历代重要词人别集新注之丛书，中有纳兰性德词集一本，母庚才先生还为此而亲莅舍间，邀我为《纳兰词》作此新注本。无疑，这是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是给我提供的一次改正疏误的好机会。

但当时我正患颈椎、腰椎病，虽未成呻吟床褥之状，却也还是坐立不安，且手边编纂顾梁汾的《弹指词笺注》尚未脱稿，可他们提供了机会，我又怎能放弃？于是我一面应承下来，一面也心存感激，暗自庆幸能有此补过之机，不能不珍惜。

待到“弹指”稿成，病也减轻，便被邀往东瀛，而本书之稿本也伴我东渡扶桑，我想可于彼邦得作且作。这计划不错，其实也真的做到了。因而此书之前半是在日本东京都的图书馆内完成的。但东渡归来，京华溽热，沉疴突发，头痛急剧，真有“痛不欲生”之

势，岂止消得人憔悴，几乎断送老头皮！遂不得不住进医院，打针吃药，折腾了一番，终于今年九月才算磨难历尽，可以坐下来动手写作了。

读者或问，弁言之部，扯此闲篇作甚？这就是我于此不能不说明的了。本来理应趁此机会对拙作做一番较为满意的增补修订，完成主编先生之重托，给读者一本较为满意的新作，可由于交稿日近，而我又力有所不胜，时作时辍地勉强完稿，这就定然会与初衷有所差距，盖难尽如人意了。惟此，也就不得不乞之读者谅之，谅之，再谅之！

此外，我还应予鸣谢的是，承德民族师专的陈子彬、宋培效两先生。因为本书附录之部有关于纳兰词及研究纳兰词的专著、论文目录等，而陈、宋二位将其搜集所得慨然相赠，俾使本书内容得以充实，益色增辉；北京文物局的赵迅先生将新作《贵胄词人——纳兰成德》书稿见示，我从中得到了对性德家世的最新考证资料，不唯为快先睹，其最新成果也由我先得，岂非幸甚！在此不示谢怀那就太不应该了！

搁笔之时，恰逢澳门回归之日，权以此作为庆贺之礼，聊奉寸意！

张秉成

1999年12月20日于巴叟阁

注：

①一说“冬郎”，似不切，详见1995年第4期《承德民族师专学报》陈桂英文《纳兰性德墓志铭校读与索解》

②叶舒崇《皇清纳腊室卢氏墓志铭》

- ③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
- ④崔珏《哭李商隐》
- ⑤张任政《纳兰性德年谱·自序》
- ⑥韩爌《进士一等侍卫纳兰君神道碑》
- ⑦曹寅《题楸亭夜话咏》
- ⑧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碑文》
- ⑨《答秋田书》
- ⑩夏承焘主编《天风阁丛书》之一
- ⑪⑫吴世昌《词林新话》
- ⑬⑭《淶水亭杂识》
- ⑮杨芳灿《纳兰词·序》
- ⑯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